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八　　緣二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疏葵當為綦綦字之誤猶是人間世篇中南伯子綦也女偊古之懷道人也孺子猶稚子也女偊久聞至道故能攝衛養生年雖老猶有童顏之色駐彩之狀既異凡人是故子葵問其何以致此

曰吾聞道矣

註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

疏荅云聞道故得全生是以反少還童色如稚子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

疏覩其容色既異常人心懷景慕故詢其方術者也

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

疏惡惡可言不可也女偊心神內靜形色外彰子葵見有容貌欣然請學嫌其所問

故抑謂其非人也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跡卜梁姬姓也倚名也虛心凝淡爲道智用明敏爲才言梁有外用之才而無內凝之道女偊有虛淡之道而無明敏之才各滯一邊未爲通美然以才方道才劣道勝也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踈庶慕也幾邇也果決也夫上士聞道猶○藉勤行若不勤行道無由致是故雖蒙教誨必須修學慕近玄道決庶聖人若其不然告示甚易為須修守所以成難然女偶久聞至道內心凝寂今欲傳告猶自守之況在初學無容懈怠假令口說耳聞蓋亦何益是以非知之難行之難者也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註外猶遺也

踈外遺忘也夫為師不易傳道極難方欲

教人故凝神寂慮修而守之凡經三日心
既虛寂觀萬億皆空是以天下地上悉皆
非有也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註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
跡天下萬境疎遠所以易忘資身物親近
所以難遣守經七日然後遣之故郭注云
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之者也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註都遺也

○疏墮體離形坐忘我喪運心既久遺遣漸○深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註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

疏朝旦也徹明也死生一觀物我兼忘惠照豁然如朝陽初啓故謂之朝徹也

朝徹而後能見獨

註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

疏夫至道凝然妙絶言象非無非有不古不今獨往獨來絶待絶對覩斯勝境謂之見獨故經云寂寞而不改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註與獨俱往

疏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不為物境所遷故無古今之異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註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

疏古今會也夫時有古今之異法有生死之殊者此蓋迷徒倒置之見也時既運新運新無今無古故法亦不去不來無無死無生者也會斯理者其唯女偽之子也

殺生者不死生生不生

疏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生能入於無死無生故體於法無生滅也法既不生不滅而情亦何欣何惡耶任之而無不適也

其為物無不將也

註任其自將故無不將

無不迎也

註任其自迎故無不迎

疏將送也夫道之爲物拯濟無方雖復不滅不生亦復而生而滅是以迎無窮之生

送無量之死也

無不毀也

註任其自毀故無不毀

無不成也

註任其自成故無不成

疏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迎而迎無不生

成之也

其名為攖寧

註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

疏攖擾動也寧寂靜也夫聖人慈救道濟

蒼生妙本無名隨物立稱動而常寂雖攖

而寧者也

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

註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

莫不曲成也

疏既能和光同塵動而常寂然後隨物攖擾善貸生成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疏子葵怪女偊之談其道高妙故問子於何處獨得聞之自斯已下凡有九重前六約教後三據理並是女偊告示子葵之辭也

曰聞諸副墨之子

疏諸之也副副貳也墨翰墨也翰墨文字也理能生教故謂文字為副貳也夫魚必

因筌而得理亦因教而明故聞之翰墨以明先因文字得解故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疏臨本謂之副墨背文謂之洛誦初既依文生解所以執持披讀次則漸悟其理是故羅洛誦之且教從理生故稱爲子而誦因教起名之曰孫也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疏瞻視也亦至也讀誦精熟功勞積久漸見至理靈府分明

瞻明聞之聶許

疏聶登也亦是附耳私語也旣誦之精深因教悟理心生懽悅私自許當附耳竊私語也旣聞於道未敢公行亦是漸登勝妙玄情者也

聶許聞之需役

疏需須也役用也行也雖復私心自許智照漸明必須依教遵脩勤行勿怠解也不行道無由致

需役聞之於謳

○疏謳謌謠也既因教悟理依解而行遂使○威德顯彰謳謌備路者也

於謳闡之玄冥

註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

疏玄者深遠之名也冥者幽寂之稱既德行內融芳聲外顯故漸階虛極以至於玄冥者矣

玄冥聞之參寥

註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

玄也
疏三也寥絕也一者絕有 一者絕無三者非有非無故謂之三絕也夫玄冥之境雖妙未極故至乎三絕方造重玄也
寥闃之疑始
註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疏始本也夫道超四句離彼百非名言路斷心知處滅雖復三絕未窮其妙而三絕

○之外道之根本而謂重玄之域衆妙之門○
意亦難得而差言之矣是以不本而本本
無所本疑名爲本亦無的可本故謂之疑
始也耳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
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
疏子祀四人未詳所據觀其心迹並方外
之士情同淡水共結素交敘莫逆於虛玄
述忘言於至道夫人起自虛無無則在先

故以無爲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以生爲脊既生而死死最居後故以死爲尻亦故然也尻首雖別本是一身而死生乃異源手一體能達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哉誰能知是我與爲友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䟽目擊道存故相視而笑同順玄理故莫逆於心也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

䟽既病須往問之任理而行不乖於方外○

也
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疏偉大也造物猶造化也拘拘攣縮不申之貌也夫洪鑪大冶造物無偏豈獨將我一身故爲拘攣之疾以此而言無非命也
子舉達理自歎此辭也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
註沴陵亂也
疏傴僂曲腰背骨發露旣其俯而不仰故

藏俯並在上頭低則順隱於齊髆聳則肩高於項而咽項句曲大椎如贅陰陽二氣陵亂不調遂使一身遭斯疾篤

其心閒而無事

註不以為患

疏死生猶為一體疾患豈復縈懷故雖曲僂拘拘而心神閑逸都不以為事

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註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

○

疏跰躃曳疾貌言曳疾力行照臨于井既見己貌遂使發傷嗟尋夫大道自然造物均等豈偏於我獨此拘攣欲顯明物理故寄茲嗟嘆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

疏淡水素交契心方外見其嗟嘆故有驚疑

曰亡予何惡

疏亡無也存亡生死本自無心不嗟之嗟何嫌惡之也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註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

疏假令陰陽二氣漸而化我左右兩臂為雞為彈則求於鴞鳥雞則夜候天時尻無識而為輪神有知而作馬因漸漬而變化乘輪馬以遨遊茍隨任以安排亦於何而

不適者也

且夫得者時也

註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

失者順也

註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疏得者生也失者死也夫忽然而得時應生也倏然而失順理死也是以安於時則不欣於生處於順則不惡於死既其無欣無惡何憂樂之入乎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註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無所不解不解則無所而解也

疏處順忘時蕭然無係古昔聖人謂爲懸解若夫當生慮死而以憎惡存懷者既內心不能自解故爲外物結縛之也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註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

䟽玄天在上猶有晝夜之殊況人居世間焉能無死生之變且物不勝天非唯今日我復何人獨生憎惡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䟽環繞也喘喘氣息急也子犁語訖俄頃之間子來又病氣奔欲死既將屬纊故妻子繞而哭之也

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註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

之將化而死無爲怛之也
疏叱訶聲也夫方外之士冥一死生而朋
友臨終和光往問故叱彼親族令避傍邊
正欲變化不欲驚怛也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
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疏又復也奚何也適往也倚戶觀化與之
而語歎彼大造弘普無私偶爾爲人忽然
還化不知方外適往何道變作何物將汝
五藏爲鼠之肝或化四支爲蟲之臂任化

而往所遇皆適也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註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

疏自此而下是子來臨終答子犁之辭也夫孝子侍親尚驅馳唯命況陰陽造化何啻二親乎故知違親之教世或有焉拒於陰陽未之有也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

註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

疏彼造化也而造化之中令我近死我惡其死而不聽從則是我拒陰陽違於變化斯乃咎在於我彼何罪焉郭注以死為彼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註理常俱也

疏此重引前文證成彼義斯言切當所以再出其解釋文意不異前旨

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註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哉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疏祥善也犯過也鏌鋣古之良劍名也昔吴人干將爲吴王造劍妻名鏌鋣因名雄劍曰干將雌劍曰鏌鋣夫洪鑪大冶鎔鑄金鐵隨器大小悉皆爲之而鑪中之金忽然跳躑殷勤致請願爲良劍匠者驚嗟用爲不善亦猶自然大冶彫刻衆形鳥獸魚蟲種種皆作偶爾爲人遂即欣愛鄭重啓請願更爲人而造化之中用爲妖孽也

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註人皆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故明已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

疏夫用二儀造化一爲鑪冶陶鑄群物錘鍛蒼生磅礴無心亭毒均等所遇斯適何惡何欣安排變化無往不可也

成然寐蘧然覺

註寤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

疏成然是閑放之貌蘧然是驚喜之貌寐寢也以譬於死也覺是寤也以況於生然

寤寐雖殊何嘗不從容逸樂死生乃異亦未始不任命逍遙此總結子來以死生為寤寐者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

註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官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

矣故以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於其間也
跡此之三人並方外之士冥於變化一於
死生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仍各率職試
述其情致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爲
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無爲而爲非爲之
而爲與之而與者也猶如五藏六根四肢
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
情係於親疎哉雖無意於相爲而相濟之
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於無爲而
爲交友者其義亦然乎耳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註無所不任

疏撓挑猶宛轉也夫登昇上天示清高輕舉遨遊雲霧表不滯有中故能隨變化而無窮將造物而宛轉者也

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註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俱無所窮竟

疏終窮死也相與忘生復忘死死生混一故順化而無窮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註若然者豈有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

疏得意忘言故相視而笑智冥於境故莫逆於心方外道同遂相與爲友也

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疏莫無也三人相視寂爾無言俄頃之間子桑戶死仲尼聞之使子貢往弔仍令供給喪事將迎賓客欲顯方外方內故寄尼

父琴張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䟽曲薄也或編薄織簾或鼓琴歌詠相和

歡樂曾無戚容所謂相忘以生方外之至

也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

我猶為人猗

註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

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

䟽嗟來歌聲也桑戶乎以下相和之辭也

○倚相和聲也夫從無出有名之曰生自有還無名之曰死汝今既還空寂便是歸本反真而我猶寄人間羇旅未還桑梓欲齊一死生故發斯猗歎者也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疏方內之禮貴在節文鄰里有喪舂猶不相況臨朋友之屍曾無哀哭琴歌自若豈是禮乎子貢怪其如此故趨走進問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註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

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蹠夫大禮與天地同節不拘制乎形名直致任真率情而往況冥同生死豈存哀樂於胷中而子貢方內儒生性猶偏執唯貴麤迹未契妙本如是之人於何知禮之深乎爲方外所嗤固其宜矣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

彼何人者邪

疏命名也子貢使還且告尼父云彼二人情事難識修己德行無有禮儀而忘外形骸混同生死臨喪歌樂神形不變既莫測其道故難以明之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註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

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覩其與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覩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

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

○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

疏方區域也彼之二人齊一死生不爲教迹所拘故遊心寰宇之外而仲尼子貢命世大儒行裁非之義服節文之禮鋭意哀樂之中遊心區域之內所以爲異之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

註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疏玄儒理隔內外道殊勝劣而論不相及

逮用區中之俗禮弔方外之高人芻狗再
陳鄙陋之甚也
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註皆冥之故無二
疏達陰陽之變化與造物之爲人體萬物
之混同遊二儀之一氣也

彼以生爲附贅縣疣
註若疣之自縣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
所樂也
以死爲決疣潰癰

註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

疏彼三子體道之人達於死生冥於變化是以氣聚而生譬疣贅附縣非所樂也氣散而死若疣癰決潰非所惜之者也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註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

疏先勝也後劣也夫附贅疣癰四者皆是疾而氣有聚散病無勝負若以此方於生

死亦安知優劣之所在乎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註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

䟽水火金木異物相假衆諸寄託共成一身是知形體由來虛僞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註任之於理而冥往也

䟽既知形質虛假無可欣愛故能內則忘

於藏腑外則忘其根竅故也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註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

疏端緒也倪畔也反覆猶往來也終始猶生死也既忘其形質隳體黜聰故能去來生死與化俱往化又無極故莫知端倪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

註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

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跡芒然無知之貌也彷徨逍遙皆自得逸豫之名也塵垢色聲等有爲之物也前既遺於形骸此又忘於心智是以放任於塵累之表逸豫於清曠之鄉以此無爲而爲事業也

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註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寘物也

○

疏憒憒猶煩亂也彼數子者清高虛淡安○排去化率性任真何能強事節文拘世俗之禮威儀顯示悅衆人之視聽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註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

疏方內方外淺深不同未知夫子依從何道師資起發故設此疑

曰丘天之戮民也

註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

疏夫聖迹禮儀乃桎梏形性仲尼既依方內則是自然之理刑戮之人也故德充篇云天刑之安可解

○雖然吾與汝共之

註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汝共之耳明已

恒自在外也

疏夫孔子聖人和光接物揚波同世貴斯

俗禮雖復降迹方内與汝共之而遊心方

外蕭然無著也

子貢曰敢問其方

註問所以遊外而共内之意

疏方猶道也問迹混域中心遊方外外内

玄合其道若何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註造詣也魚之所詣者適性莫過深水人之所至者得意莫過道術雖復情智不一而相與皆然此略標義端次下解釋也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註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若內然後養給而主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爲也

疏此解釋前義也夫江湖淮海皆名天池魚在大水之中窟穴泥沙以自資養供給

也亦猶人處大道之中清虛養性無事逍

遙故得性分靜定而安樂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註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

常足故常忘也

疏此解釋前義也夫深水遊泳各足相忘

道術內充偏愛斯絶豈與夫呴濡仁義同

年而語哉臨尸而歌其義云爾故也

子貢曰敢問畸人

註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又安

在也
䟽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有而踈外形
體乖異人倫不偶於俗敢問此人其道如
何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註夫與内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
内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
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
䟽自此已下孔子荅子貢也侔者等也同
也夫不修仁義不偶於物而率其本性者

與自然之理同也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註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疏夫懷仁復義爲君子乖道背德爲小人也是以行蹩躠之仁用踶跂之義者人倫謂之君子而天道謂之小人也故知子反琴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重言之者復結其義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
心不慽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

疏姓孟孫名才魯之賢人體無爲之一道
知生死之不二故能迹同方內心遊物表
居母氏之喪禮數不闕威儀詳雅甚有孝
容而涕不滂沲心不悲慽聲不哀慟三者
既無不名孝子而鄉邦之內悉皆善之云
其處喪深得禮法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
之

註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
疏蓋者發語之辭也哭泣縗絰同域中之
俗禮心無哀慼契方外之忘懷魯人觀其
外迹故有善喪之名顏子察其內心知無
至孝之實所以一見孫才遂生疑怪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註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
行非知之匹也
疏進過也夫孟孫氏窮哀樂之本所以無
樂無哀盡生死之源所以忘生忘死既而

本迹難測故能合内外之宜應物無心豈是運知之正者邪

唯簡之而不得

註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

跡夫生來死去譬彼四時故孟孫簡擇不得其異

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

○生死𦕈意而付之自化也

跡雖復有所簡擇竟不知死生之異故能安於變化而不以哀樂𦕈懷也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註所遇而安

若化爲物

註不違化也

跡先生也後死也若順也既一於死生故無去無就冥於變化故順化爲物也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註死生宛轉與化爲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

跡不知之化謂當來未化之事也已止也見在之生猶自忘遺況未來之化豈復逆憂若用心預待不如止而勿爲也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註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

跡方今正化爲人安知過去未化之事乎正在生日未化而死又安知死後之事乎但當推理直前與化俱往無勞在生憂死妄爲欣惡也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註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爲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爲在此而憂彼哉

疏夢是昏睡之時覺是了知之日仲尼顏子猶拘名教爲昏於覺夢之中不達死生未嘗暫覺者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註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

疏彼之孟孫寘於變化假見生死爲形之驚動終無哀樂損累心神也

有旦宅而無情死

註以形骸之變爲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

以爲死
跡旦日新也旦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故變
爲宅舍之日新利其性靈凝淡終無死生
之異也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宜也
註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
正自是其所宜也
跡孟孫寘同生死獨居覺悟應於內外不
乖人理人哭亦哭自是順物之宜者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註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

蹠吾生吾死相與皆吾未始非吾吾何所失若以係吾爲意何適非吾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註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

蹠庸常也凡常之人識見淺狹詎知吾之所謂無處非吾假令千變萬化而吾常在

新吾故吾何欣何惡也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

註言無往而不自得也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註夢之時自以爲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

疏厲至也且爲魚爲鳥任性逍遙處死處生居然自得而魚鳥既無優劣死生亦何勝負而係之哉孟孫妙達斯源所以未嘗

介意又不知今之所論魚鳥者爲是覺中
而辯爲是夢中而說乎夫人夢中自以爲
覺今之覺者何妨夢中是知覺夢生死未
可定也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註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
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
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
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
　疏造至也獻善也排推移也夫所至皆適

斯亦適也其常適何及歡笑然後樂哉若
待善事感己而後適者此則不能隨變任
化與物推移也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
也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註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
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
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跡所在皆適故安任推移未始非吾而與
化俱去如此之人乃能入於寥廓之妙門

自然之一道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註資者給濟之謂

䟽意而古之賢人資給濟之謂意而先謁帝堯後見仲武問云帝堯大聖道德甚高汝既謁見有何教授資濟之術幸請陳說耳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䟽躬身也仁則恩慈育物義則斷割裁非

是則明賞其善非則明懲其惡此之四者人倫所貴汝必須已身報行亦須明言示物此言意而述堯教語之辭也

許由曰而奚來爲軹

䟽而汝也奚何也軹語助也堯將教迹刑害於汝瘡痕已大何爲更來矣

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遥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註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

疏黥鑿額也劓割鼻也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塗道也夫仁義是非損傷真性其爲殘害譬之刑殘汝既被堯黥劓拘束性情如何復能遨遊自得逍遥放蕩從容自適於變化之道乎言其不復能如是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註不敢復來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

疏我雖遭此虧殘而庶幾之心靡替不復敢當心路願涉道之藩傍也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黄黼黻之觀

䟽盲者有眼睛而不見物瞽者眼無眹縫如鼓皮也作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而盲瞽之人眼睛已敗既不能觀文彩青黄亦不愛好眉目顏色譬意而遭堯黥劓情智已傷豈能愛慕深玄觀覽衆妙耶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

註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

亦有須冶鍛而爲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
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
云爲之累
疏無莊古之美人爲聞道故不復莊飾而
自忘其美色也據梁古之多力人爲聞道

守雌故不勇其力也黃帝軒轅也有聖知
亦爲聞道故能忘遺其知也鑪竈也錘鍛
也以上三人皆因聞道然後忘其所務以
契其真猶如世間器物假於鑪冶打鍛以
成其用者耳今何妨自然之理今夫子教

示於我以成其道耶故知自然造物在鑪
治之間則是有修學治鍛之義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
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註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
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
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
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
疏造物猶造化也我雖遭仁義是非殘傷
情性焉知造化之內不補劓息黥令我改

過自新乘可成之道隨夫子以請益邪乃
欲棄而不教恐乖造物者也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
疏噫嘆聲也至道深玄絕言於象不可以
心慮測故歎云未可知也既請益慇懃亦

無容杜默雖復不可言盡為汝梗槩陳也
吾師乎吾師乎虀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
而不為仁
註皆自爾耳亦無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
其仁義

跡吾師乎者至道也然至道不可心知爲汝略言其要即吾師是也韲碎也至如素秋霜降碎落萬物豈有情斷割而爲義哉青春和氣生育萬物豈有情恩愛而爲仁哉蓋不然而然也而許由師於至道至道既其如是汝何得躬服仁義耶此略爲意而說息黥補劓之方也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註日新也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註自然故非巧也
疏萬象之前先有此道智德具足故義說爲長而實無長也長既無矣老豈有邪欲明不長而長老而不老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也雖復天覆地載而以道爲源衆形刻彫或資造化同稟自然故巧名斯滅既其無老無巧無是無非汝何所明言耶

此所遊已

註遊於不爲而師於無師也
疏吾師之所遊心止如此說而已此則總

結以前吾師之義是也
顏回曰回益矣
註以損之為益也
疏顏子稟教孔氏服膺問道覺已進益呈
解於師損有益空故以損為益也

仲尼曰何謂也
疏既言益矣有何意謂
曰回忘仁義矣
疏忘兼愛之仁遣裁非之義所言益者此
之謂乎

曰可矣猶未也

註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

疏仁義已忘於理漸可解心尚淺所以猶未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疏他日猶異日也空解日新時更復見所言進益列在下文

曰何謂也

疏所言益者是何意謂

曰回忘禮樂矣

疏禮者荒亂之首樂者淫蕩之具爲累更

重次忘之也

曰可矣猶未也

註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

未若忘其所以具也

疏虛忘漸可猶未至極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疏並不異前解也

曰回坐忘矣

疏虛心無著故能端坐而忘坐忘之義具列下文

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

註蹵然驚悚貌也忘遣既深故悚然驚歎坐忘之謂厥義云何也

顔回曰隳肢體黜聰明

疏隳毁廢也黜退除也雖聽屬於耳明關於目而聽明之用本乎心靈既悟一身非

有萬境皆空故能毀廢四肢百體屏黜聰明心智者也

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註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爲體而無不通也

疏大通猶大道也道能通生萬物故謂道爲大通也外則離析於形體一一虛假此解驟肢體也內則除去心識悅然無知此解黜聰明也既而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

此之蓋謂之坐忘也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註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

化則無常也

註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疏既同於大道則無是非好惡冥於變化故不執滯守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疏果決也而汝也忘遺如此定是大賢丘

○雖汝師遂落汝後從而學之是丘所願焉○謙退已以進顏回者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註此二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

䟽雨經三日已上爲霖殆近也子桑家貧屬斯霖雨近於餓病此事不疑於方外之交任理而往雖復裹飯非有相爲之情者

也

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疏任堪也趨卒疾也子桑既遭飢餒故發琴聲問此飢貧從誰而得爲關父母爲是人天此則歌哭之詞也不堪此聲又卒爾詩詠也

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註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

疏一於死生忘於哀樂於無相與方外之

父今子歌詩似有怨望故入門驚怪問其所由矣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註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

跡夫父毋慈造不欲飢凍天地無私豈獨貧我思量主宰皆是自然尋求來由竟無兆朕而使我至此窮極者皆我之賦命也

亦何惜之有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八